

【真情】

梅花开了六朵

□耿艳菊

年前的一天，夜已经很深了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是六叔打来的电话。“老梅树开花了，开了六朵！六朵啊……哈哈！”却是祖母的声音，洪亮有力，每一个音调里都是喜悦和激动。原来是老梅树开花了，悬着的心放下来。深夜里亲人的电话总让人莫名紧张。

祖母喜欢梅花，自我记事起，那棵梅树就长在她的窗前。祖母有六个孙女，她给孙女们取名，每个人的名字里都带着一个梅字。小时候，我们六个女孩子总爱到祖母的院子里玩。在我们眼里，我们的祖母和别人的祖母不太一样，她讲究、干净，散发着淡淡的薄荷香，喜欢养花，会做鲜花糕点，会给我们扎好看的房子。

我们簇拥着祖母，邻人看到了，都说祖母好福气，这六朵花长大了，祖母享不尽的福呢！事实上，我们六姐妹长大后，没有一个人留在小镇陪伴祖母，都走得远远的，似乎大家总有忙不完的事，一年两年见不上一面也是常事。

祖母最疼的是小堂妹喜梅，她是六叔的女儿。六叔在镇上开了一个小饭馆，既是老板，又是大厨，又是伙计，忙得脚不点地，没工夫管喜梅。喜梅就一直跟着祖母生活。

喜梅不喜读书，高中没读完，就离开小镇到很远的城市打工。后来，她在那个城市找了对象，要远嫁他乡。六叔坚决不同意，希望她能嫁到镇上，还托人在镇上给她找了一份体面又清闲的工作。六叔只有喜梅一个孩子，早年和六婶离婚后，就一直没再成家。

六叔以断绝关系威胁也没有动摇喜梅的心意。六叔脾气犟，喜梅脾气更犟。祖母为难，看着父女俩闹得不可收拾，就悄悄做主，同意了喜梅的婚事。喜梅和新女婿带着大兜小兜的礼品，乘火车、换汽车，千里迢迢来小镇走亲戚，六叔硬是把他们轰了出去。

从那以后，喜梅再也没回过小镇。喜梅平日里只与姑姑联系。她给祖母买的衣物和吃食都寄给姑姑，也给六叔买，但从来不让姑姑说是她买的。我们在祖母和六叔面前从来不敢提喜梅，一是怕祖母伤心，二是六叔提起喜梅就发脾气。

不久前，姑姑实在不忍心，就告诉了六叔那些衣物吃食的来处。在姑姑的斡旋下，喜梅和六叔之间的心结慢慢打开了。

过年前，喜梅给六叔打电话说，他们一家三口要回小镇过年，喜得六叔语无伦次，关了小饭馆的门就往祖母的院子里跑。祖母正没胃口吃饭，听到这个消息，竟连吃了两碗饭。饭后，祖母和六叔围着火炉说起了往事，沉浸在喜悦和往事里竟忘记了时间。坐得久了，六叔站起来活动筋骨，推开门，深沉的夜色里飘起了雪花。六叔扶着祖母到院子里看雪，88岁的祖母耳聪目明，一眼就看到了老梅树上的点点粉红。

自从喜梅出嫁后，祖母窗前的梅树再也没有开过花。喜梅要回小镇了，老梅树也喜笑颜开。不管是不是因缘巧合，老梅树上的六朵花，让祖母联想到她的六个孙女，一个个天南海北的，多年没有聚到一起了。说着说着，她流起了眼泪。

六叔慌了，也顾不得很晚了，就一个个给我们打电话，说祖母想我们了，问我们回不回小镇过年。我上个月刚回过小镇一趟，但我告诉六叔，一定回去和大家一起吃顿团圆饭。和喜梅有三年多没见面了，别的堂姐妹也有的三五载没见过了。平常大家为生活东奔西跑，也只有这样的日子，能让我们心安理得地放下尘世的奔忙和追求，安安心心坐下来，和亲人们吃一顿饭，喝一杯茶，叙叙旧、谈谈天，感受人世间的温软和清闲。

那天，我披着外套，站在桌前，急切地扒拉着手机，订好回家的车票，才算安下心来。外面的夜色深沉浩瀚，但人间情深，想到相聚的美好时光，那深沉静默的黑夜，那浩瀚无垠的天宇，涌动的是心的暖流和亮光。



【世相】

穿马扎绳的老人

□张维明

于老汉坐在巷口的老地方，嘴里叼着一根烟，一副悠闲自得的模样。马扎旁边，放着那个装工具的红色提兜——一个原本装酒的旧袋子。紧挨着的还有一个黑塑料袋，系着的扣子还没解开。

不远处商铺门口空闲处的树荫下，一溜摆着两个扑克摊、一个象棋摊。每个摊子都围了一圈闲人。只要马路上没有汽车驶过，清脆的甩扑克声和象棋的落子声就传过来。

我跟老汉打招呼：“这会儿没有活？”

“闲着，吸烟，引躁。”老汉哈哈一笑，说：“他们打扑克下棋是引躁，我穿马扎子是引躁，吸烟也是引躁。”“引躁”是一句方言，有排解寂寞无聊和消遣的意思。

这两年，我多次在他的摊子前驻足，虽然每次都时间不长，问答也不过三言两语，“引躁”一词却一直在耳畔萦绕，这个词就像一根线似的，把我多次和老汉简短交谈的零碎片段给连接成了一个短篇。

老汉今年81岁，西南山里人。几年前老伴走了，儿子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家，就接他到城里和自己一块住。一个在山里种了一辈子庄稼的老庄户，乍住到高楼上，感觉要多别扭有多别扭。儿子儿媳上了班，他在家里闲得慌、闷得慌，每天吃了饭，就提着马扎子下楼，蹲在小区外打扑克、下象棋的摊子前看热闹。一天，一个打扑克的老头的马扎子绳断了，嚷嚷着不知道哪里有穿马扎绳的。于老汉一听，心动手痒，说你买好绳子，我试试。过了几天，当众就把马扎绳穿好了。众人一问才知道老于心灵手巧，会石匠、泥瓦匠，会扎纸草……穿马扎绳不过是小菜一碟，十五六岁就干得很熟练了。

从此，不断有人拿着坐坏了的马扎让他给穿绳，他也乐意帮忙。口口相传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里有一个穿马扎绳的于老汉。有人甚至刚买了新马扎，嫌绳子是塑料的，易老化，不结实，就拿来让于老汉重新穿新的。

“儿子不乐意，劝我好好歇着，别找累受。我说就是引躁，由着性子做，累不着。多动动手动动脑，人家说可以防止老年痴呆。”

“后来找的人越来越多，旁边的老伙计们说，你年纪大了，义务干，找你的也不好意思，还是收点钱，两边都好。听了大伙的意见，我就收费了。”

“什么价格？”用我的绳，十五个眼的，一个五元；十三个眼的，四元。自带绳子，三元和两元。”穿一个马扎，花费近一个小时。有人说不到一支冰糕钱，太便宜。老汉说，够自己一天吃馒头的钱，可以了。

“不图挣钱，图个引躁。”这一引躁，就是四年多。巷口的这块空闲处，成了老汉的固定阵地。

和于老汉闲聊，零零碎碎地，还让我长了不少关于马扎的知识。譬如做马扎的木料，老汉告诉我，过去农村人最喜爱的是用枣木做的马扎，不加颜色不上漆，自然红，坐上几年，油光泛亮。上好的枣木料做的马扎，有传坐几辈子的，传家宝似的。不过，枣木也有缺点，它硬，但是少筋、脆，容易断裂。如果木料上有疤，必定断裂。现在市场

上卖的马扎大部分是洋槐木料，这种木头有韧性、结实，价格便宜。至于现在很受推崇的作为礼品赠送的红木马扎，老汉摇着头说，档次是高，价格太高了。关键是名曰红木，大部分是冒充的。

至于穿马扎的绳子，老汉说，过去讲究的都是用牛皮条，结实光滑，坐着舒服。但牛皮的怕折叠、怕雨淋。不讲究的，用麻绳，也得用好麻，还得是三股搓的，不然不禁坐。他现在用的一种窄带子，大约有一厘米半宽，黑色，本是做拉链用的。老汉用手扯给我看，说这种带子结实得很，是专门批发的，价格便宜。现在来找他的，基本没有自带绳子的，都是用他这种带子。但是，也有例外。一天，我发现老汉正用一种淡绿色的带子穿马扎，就问他怎么换了这种颜色的，老汉叹口气说，一个顾客要求用颜色新鲜一些的带子，他一时买不到，两个马扎在他家里放了二十多天了，昨天孩子才从网上买了一些新鲜颜色的带子来。老汉说，你看看，这种带子又薄又窄，论结实，比黑色的那种差多了，不过，有人就喜欢这样的，没办法！

多次听老汉夸赞儿子儿媳孝顺、孙子孙女出息。看得出，老汉的晚年是幸福的。但穿马扎绳，让老汉衣食无忧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充实、更快乐了。闲暇无忧，本是一种令世人追求的奢侈品，可当它过于丰裕时，如何来消费，就成了一个大问题。不得不说，于老汉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庄户人，但在这一方面，又是一个令我佩服的极具生活智慧的人。

过了一个多小时，等我原路返回路过于老汉的摊子时，见他正忙着，地上放着几把待穿的马扎，手里的一把穿了快一半了。我没急事，索性坐下看热闹。

他那不多的几样工具都搁在地下，随手拿放。剪刀、水果刀、环锥、老虎钳子、锤子各一，穿带子的长针，弯弯的，双股，银光闪闪，不像是一般的铁丝。一问，才知道是他自己用织毛衣的长针自制的。他每穿好几道绳，就停下来，两手掐着一根带子，把马扎两头都量一量，调整松紧度。老汉说，两头一样宽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千万不能弄成一头宽一头窄了。

一会儿，一把马扎终于穿好了。老汉把马扎折叠了几次，非常满意地往地上一放说：好了！赶快上厕所去！起身奔公厕而去，腿脚轻便，一点不像八十多岁的老人。

一会儿，老汉回来了，手里提着刚捡的一个近一米长的塑料喇叭，红黄绿三节。他一边走，一边摇头晃脑把喇叭吹得呜呜响，“哈哈，这么好的喇叭，就扔到垃圾桶里不要了。现在的年轻人！”

“你就吹这喇叭做广告吧！”有人打趣说。

“你还别说，过去进村招揽买卖的，都得弄出点动静来。货郎摇货郎鼓，卖豆腐的敲梆子，铁匠支上炉先叮叮当当敲一会儿响锤……咱这活还不值得吹喇叭，不过是引躁。”他把喇叭放到地上，又忙活起来。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从他身后蹑手蹑脚地走过来，悄悄抓起喇叭，呜呜吹了两声，然后扔下喇叭，扭头就跑。

老汉大声喊道：“吹吧吹吧，别跑别跑！小心别跌倒了！”

【浮生】

曲作于重症监护室

□王奕君

父亲住进重症监护室的时候，自己还不知道，他的时间不多了。

步入老年的父亲，喜欢一个人待在屋子里，经营他的爱好。他的爱好太多了，比如国画、油画，比如漫画、写作、作曲……父亲一向得意于自己的多才多艺，可有时又很遗憾：为什么就一事无成呢？后来，他总结出了成功的秘诀：用心要专。所以，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国画上。我想，人对于“生”的贪恋，都源于在时光的后面总有各式各样的希望存在着，这跟年龄无关。

正当父亲在创作上志得意满的时候，他查出了肺癌。因多处扩散，呼吸困难，他住进了重症监护室。很快，浑身插了好几个管子。

我听见心里有一座大山轰然崩塌的声音。那么，父亲呢？父亲用探寻的目光看着我，可能是想问，“我还能活多久？”但最终，他没有问。

那天我去探视时，他说要个小本儿，还有铅笔、橡皮。他解释说：“这儿挺清静，可是不让下床。我想来想去，能躺着做的，只有作曲了。”又抱怨道：“让你写点歌词，你也不上心。”

隔天我再去时，他拿出小本子——他给马致远的《天净沙》谱了曲子，右下角写着“曲作于重症监护室”。他说，因我不合作，他只好求助于古人。

他把这个小本子给我时，在手上晃了晃，得意地说：“嘿，给你，你也看不懂。”我逗他说：“那你给我干吗？”他茫然地看着我，没有回答。

我知道，从查出病到住院，身体的痛苦和内心的恐惧迫使他想办法转移注意力。虽然他嘴上总是轻描淡写，还跟我开玩笑说：“我争取一天写一首，住一个月，就能写三十首。你说，我这算不算大器晚成？”

“是有点晚，更何况，你也没成啊。”我们彼此看着，都笑了。

出了门，我的眼泪汹涌而下。紧紧攥着那个本子，仿佛攥住的是父亲生命中最后一点光亮。

晚上，我打开电脑。以前我写过一阵子歌词，加了一些词曲创作的群，我挑了一个看着可信任的人，加了好友。那个朋友很热情，当晚就找人唱了并发来了录音。

我把录音给父亲时，他如获至宝，一遍一遍地听，看着他的笑容，仿佛有一种前途无量的光明感。可是，静了一会儿，他又感叹道：“唉！这一病，好多想干的事儿，都来不及了。”

后来，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，他经常昏睡，经常出现幻觉。可他只要清醒，就会紧紧握住我的手。他的眼里，总闪着泪光。

他不再调皮地自夸，不再提那首曲子，也再没机会写第二首，直到一个月后，他去世。

整理父亲的遗物时，家里就像个博物馆，成卷的国画、大大小小的油画框，还有几大本小说的素材、写了一半的随笔、没画完的漫画、抄写工整的名家名曲……我守着所有的半成品，像许多挖了一半的井，仿佛又听见父亲的叹息：“我想干的事儿，都来不及了。”

父亲总说，我是他生命的延续，也是他那些爱好的延续。可我从不信“延续”之说。人生的一切苦乐酸甜，都只能是自己的。每个人要做的事，也只能在自己这一生里完成，不论生命长短。

我也不信天堂之说。但此刻，我真愿有天堂，让父亲带着他所有的爱好，在那里过得从容，过得充实、满足、安好。